

祖徕集稿 六

57X
20
25



雜文抄

雜文

以漢

集

徂徠物先生護園遺藁卷之十九

東都

物茂卿一著

男
道濟
輯

文部
千一音

雜文八首

擬家大連檄

月日大連物部守屋檄中外維天皇俄爾殂落皇人
未獲皇嗣未立人心洶洶焉莫知所底止百爾有司
大夫國造縣主千夫長百夫長敬聽我言我曩祖美
摩治味鳥治命乃在皇磐余神武之世而有
大勲勞于皇

室為開國元臣越子孫世世毗翼乎朝廷以統率中
 外則暨乎守屋之躬眇焉以承先世之餘烈忝位大
 連夫諒闇三年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況此弗靖而臯
 在大臣也爾輩乃不守屋是聽其誰與從維皇子惟
 孔穗穴穗部皇子賢最長敍當嗣故守屋敬奉而立焉則
 神明之宗大行天皇之嗣也爾輩其共奉之弒大行
 天皇者駒東漢直駒大臣馬子實使焉則臣子不共戴天
 之讎也爾輩其共討之皇子豐聰以其猥巧小慧蚤
 竊輿誦而覬覦於天位挾以左道譸張為幻以扇乎
 齊民寔繁有徒馬子乃推其母太后將以奉之也則

縱賊弗討諉以因果是其心必謂其次者我也端本
 探始幾乎為主爾輩盍共討之夫弒君者殺無赦與
 其謀者臯鈞以左道惑於民者殺無赦婦人不得踐
 天位寶訓之言藏在玉府我物部氏之世守也惟守
 屋及二三大臣暨天皇得發焉爾輩或弗知弗知者
 無臯馬子豐聰乃與有聞知而故犯臯莫大焉昔者
 熊襲弒仲哀帝者眉輪弒安康帝者誅不旋踵而息長氏神功皇后
 之威服三韓猶且奉其腹胎內以號令乎海內三韓
 之貢惟不及佛像書與其人者自皇焦鷁仁德帝以來
 數百年矣刑典所遏豈不揭焉乎著明哉爾輩盍思

諸且我大礲

礲取盧華言倭奴國此言丈夫島

建號曰丈夫之邦赫

赫皇祖左璽右劍以照臨於天下其德蓋象諸日日
者太陽也劍者丈夫之服也而豐聰俾史太作書而
謂皇祖女子也以誣我皇祖以雌我大礲姦之所自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而弗遏其禍必將絕我神
明之祀烏虜磯城而降民離其樸以趨乎僞也爾輩
乃惑左道而黨豐聰或謂豐聰聖矣聖而干國大紀
乃君之讎是協焉用其聖哉爾輩猶乃有迷大順蠢
手弗悛皇祖其殛爾我其孥僇爾爾輩其能洗乃心
革乃慮幡然自奮後其鏃倒其戈以斬馬子以馘豐

聰以慰大行天皇在上之神則皇祖其賚爾以福祿
皇子孔穗爾君也我其告爾功昨爾以茅土之封爾
輩其思之哉此檄

前國主保山將公壽影堂上梁文

州輝華宗新羅三郎遺愛寺協靈地陽機二公垂蹤
近控鶴川遙拱蓉嶽東瀛蓬萊之駕可致南山崇高
之壽不騫伏惟老侯臺應寵堯天飫恩舜日中興甘
世墜緒下啓千載榮封撫謙之光肥遯之節翰棄冠
冕優游林泉坐卧皆禪既歸古皇於梵典歲月各制
又遵往聖乎禮經聿借丹青俾寫盛晬分神於彼留

書入
除

影將來令國主惟命是欽不違之考茲考仙宅用奉
真容算比極樂之無量福期方昌其未艾黽勉吏役
歡躍子來忽沸輿頌率助梁舉

拋梁東 大藩崇鬱酌真忠名遂功成甘退隱轉看
千祥百福同

拋梁南 六義園中禮佛庵誰知百里同親莅慧林
寺裡創仙龕

拋梁西 知與萬民壽域躋十年相業謠歌在海內
熙熙路不迷

拋梁北 祥光瑞靄盈藩服隱隱殷殷滾滾來兩州

士女皆懷德

拋梁上 仙佛龍天皆影向不問駒園與牧莊吾公
到處是蓬閭

拋梁下 門外農桑紅穰稬福祿綿綿千萬秋山環
水遶護宗社

伏願上梁之後老侯臺台履樂豫眉壽靈長群閭與
椒桂爭繁兩藩偕松竹騰茂家傳慶譽代襲龍光闔
州無虞提封有年千秋千秋千秋臣某甲等敬白

後慧林寺殿機山霸主影堂上梁文

乾德之山慧林之寺夙奉霸主尊像久欽英靈樂棲

肇構幽宮敬存明祀俾知雄藩之有本將庇葉裔乎
無窮仰惟機山先主孫吳謀猷桓文事業耀威三道
韜略自茲以流傳布澤五州士民至今而利賴寫生
良匠肖貌明王萬世其臨百年如在今國主恭膺榮
爵新纘大邦忠施藩府維新之功孝述椿臺未竟之
緒遂戒官吏茲運斧斤神何無歆臣皆有禱架脩梁
以揆吉傲善頌而慶成

拋梁東 東方草木偃威風嘖嘖口碑今見在烏雲
八陣遍寰中

拋梁西 西來大法度群迷漫使國師勲指示英雄

自是同指歸

拋梁南 南山來檻碧相參萬古千秋人仰止雪照
三十三蔚藍

拋梁北 北伐昔年率賓服請看慶來關不扃絡繹
行人路砥屬

拋梁上 上方鐘鼓朝昏響頂禮歸依大聖尊慈悲
福祿來穰穰

拋梁下 下土蒼生樂只且歲熟時和神貺予滯穗
遺秉滿四野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君民悉寧椿臺萱臺偕添

百福北邙南邙駢集千祥慶衍陟瓜喜連棣萼俾春
俾耄彌興彌昌臣某甲等敬白

左史會業引

六經皆史也是言也知言哉故能爲古文辭者皆稱
述六執而六經無以古文辭稱也是寧以史爲辱六
經乎而獨不以儒爲辱聖人也是亦何別焉雖然六
經之文其猶化工之於物乎無已乎請由盲史腐令
始之二子者是寧不爲盲腐以辱其四體乎而獨不
爲文章以辱其人也亦何嫌焉且也諸君子皆史
也千秋之業百年之日過此而往餘者無幾其勿有

以移夫辱其四體者而盲腐其文章爲哉老之至也
悔之何及無已乎請由今日始

六經會業引

三代以往滔滔者曷已聖人脩六經而往者猶不往
三代以還滔滔者曷窮愈變愈出繁乎雜也雖然六
經之道苞括乎無遺故觀古於六經者聖人得不止
觀六經於今者聖人可復生有真儒者有王佐才者
誦其詩讀其書宛乎生其世而見揖讓禮樂之盛是
或可以爲真儒乎若謂六經如商彝周鼎可以悅目
而不可以適用者豈王佐才哉雖然又豈有真儒而

不王佐才者哉傳六經者左穀公羊毛韓孔鄭及宋諸君子不啻也詩則有若騷賦樂府清商相和漢魏六朝三唐諸什書春秋則有若二十一史通鑑諸編易則有若素問運氣太玄洞極諸占禮樂則有若漢儀唐典杜馬諸通是皆可以爲傳注已夫然後六經之道苞括乎無遺者足驗諸今日而不以王佐望於諸君者是侮聖人而欺學者也吾豈敢

四子會業引

道全乎六經而四子擷其粹全無不粹粹全乎粹是其所值者殊也君子蓋論其世云故嘉美之會在乎

六經利貞性情四子是已是以善觀聖人者其猶易道之元乎渾渾淪淪孰往非元大哉六經至哉四子乾坤以立道不墜焉但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輓近世道由是乎裂矣其妄意宮室之美百官之富不得其門而入者漢唐諸儒之陋也逼駢脅于浴而謂盡乎重耳之爲人者宋儒後之弊也故吾欲諸君以六經觀乎四子也不欲以四子觀四子也宋儒而後聖人之粹濯濯如莫以尚已吾獨不見能會其全者矣是所以望乎諸君也儒有以論孟爲刀尺而裁割六經者顧其所餘綫綫乎無幾焉果乎道之裂

也若是者仲尼之道之衰也而自詫其獲道之統者
罪豈在四子哉

韓非子會業引

明汪伯玉氏有取於古執文者十有三家而韓子不
與焉韓子者其可以不讀乎蓋韓子善法家言礪少
恩哉然亦盡乎情矣吾黨文執之士竊嘗以其所爲
業概諸先王之道禮樂猶吾之辭邪理道其意也莫
不有法亦莫不緣乎情者矣禮樂亡而人人意行其
法雖有能不害乎情者幾希也於是乎法家興然韓
子身紂于秦而其法用于秦漢而下奉行之千餘年

不衰也韓子其可不讀乎吾讀韓子說難諸篇雖有
不盡乎情者幾希也後世昌黎洗辭關洛遺禮樂而
意自作法森如亦礪少恩哉傷乎情也乃宋而下奉
行之亦數百年不衰也舉而措諸政事豈能超韓子
乘而上焉哉伯玉諸子修辭復古意者毋乃有懲歟
然韓子之文在周漢之間炳彪如亦盡乎情矣古之
遺也故吾取諸執文

譯社約

譯家學果有當於道邪古昔王者有事於四夷四夷
以世王於中國迺有以寄象狄鞮譯供其職鴻臚之

同上

譯

館輜軒之前者非士大夫所事事也果必當於道邪
東晉之流傳於今豈盡金仙氏之遺哉而士大夫所
誦讀以淑已傳人者壹是皆中國之籍籍亦無非中
國人之言者是同人所爲務洗其鴟以求如彼楚人
之子處身於莊嶽間者也茲與井君伯明及舍弟叔
達結社爲會延崎人岡生爲譯師會生補國子博士
弟子員就舍其宅中不得數數出出月僅六七迺得
俾其請出爲會期焉日必五十其在上旬爲初五爲
初十中旬爲望爲二十二十爲予橫經藩邸日則闕
下旬爲二十五爲三十小盡則闕總而計之爲日或

五或四尚餘二三以爲生旁訪其朋舊故人時漸濯
及諸營私事之日則庶乎其不借口有所迫以侵奪
會期云傳曰參會則地謂其有主也飭館邸眠牲牢
戒有司以具會事春秋地主之禮也令我三人者差
其會期更相爲主是寧莫有所以待賓客者哉奢則
弗繼禮苛志分志分則妨學恒浚則妨務不有折衷
焉能可久於是正德紀元冬十月初五實始會于我
牛門之舍不佞茂卿以辱有一日之長也爲之約曰
凡會之日不改卜生有事則改卜爲其事不由已也
凡會之日主有事則辭不徒勞於行也賓有事不必

報爲無供設故也。服必便從，必寡欲，不眩耀其隣里也。堂不必汛庭，不必洒食，不必戒。唯其常大氏羹一菜，若肉併其菹爲二，菓不必備，酒不必勸。若或佳者，美味它人時偶有贈遺，而非己所辦置者，何妨也。凡會之人可減不可增，爲惡乎喧故也。雖然，主人所厚善而其人不俗，時或一臨之，不必簡也。集多在午前，散則晡後，有時而夜歸，不可以爲典常也。凡會之譚，其要在以夏變夷也，不許以俗亂雅也。凡會之約，其可言者具是，其不能悉者亦在不失所以會之意也耳。凡我同志，敬聽斯言，庶永弗替，以底有成。

牽紙鳶，是豈有他習乎？其莫有倭書牘之溷吾目者，不待言而審矣。而後吾徵吾言之非妄也。書其後。

跋詩筌

予嘗著栢梁餘材，藁未脫而燬乎火。今睹斯編，殆有信焉。爽鳩氏之子功其鉅矣乎？蓋詩者言也，世之學詩者，迺不嫻乎辭而欲其巧，辟諸舍規矩而學大匠之所爲，豈可得乎？高李之選選乎辭也，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見其巧也，見其巧而眩其辭，苟搜他家以酬其志，於是乎之中晚之宋元勢之必至也。斯編一出，置身莊嶽之間，衆楚不咻，以俟其化，飄逸沈

鬱唯其材至及其至也不李不杜非高非岑開天之際別構一色者唯吾教爲爾然二三子猶且不能學焉者辭有限也辭有限而志不可得而酬所以苦也亦唯言其可言而不言其不可言久之後不復欲言其不可言是謂之化故其言肖唐而其志亦肖唐猶何有不酬之志哉吾得諸先王禮樂之教而施於詩因題卷末以告二三子爾享保壬寅春三月

跋唐詩選

弇老評滄溟詩峨眉天外雪中看其選唐詩亦復爾爾獨奈近來坊間諸本率屬孟浪不則何物狡兒巧

跋二十四首

跋管子

是歲秋予捐日俸者一之五獲管子書古人旣稱其真贋雜予獨恠管子因齊得志於天下三匡九合赫然一世何能屑屑托諸空言以求伸於後世邪三歸反坫內外應酬之繁亦何操觚之暇及哉顧其所謂真者均之贋耳蓋管子而後世之徇功利者何翅一夷吾邪孟子而前儒之溺功利者亦何翅一夷吾邪六家旣立而世之學管晏者裒集群言冒以管子則宜哉其書之雜也祇夷吾旣以見誣後儒溺功利者

亦見誣以夷吾。憫哉！獨其言之夷吾，概謂之夷吾，亦不重誣耳。憾其文之奇奧，亦可以想其爲人而不得，以其姓名見也。是吾之所重，慨云故識。

跋草書韻會

升菴外集八十七曰：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此乃翻刻洪武丙子本者，而洪武丙子本升菴不經見之，其添減此本幸莫有，而所謂刻已不精者，彼此同然。文徵明有

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是信草書家座右物也。

題石丈山真

世之論丈山者，必以艸山相優劣焉。要之非識詩者矣。予獨愛翁之逃釋而歸儒，棄武而修文，并髦利祿，嘯敖林泉，舍世所謂名者而取己所謂名者也。雖然，吾東武氏之興，其亦在元氣之鬱勃歟？翁非鳴其盛者而鳴，亦與其盛也乎？爾則翁謂之吾東方之詩杰亦可耳。

刊甲州天目山十境歌詩跋

有

吾遊天目，獲其所謂十境歌詩者，以木之山既莫，它文字則壬午之前，以聞已。壬午之後，幾乎百年，而猶且其棲窮佛手爾，是何益於福田哉！且以詩也，其鵠未洗，以歌也，宛然呼喊之聲，是亦何當於吾心哉！獨以踏佛頂而西去，揖鳳背以東歸，往來十餘日，經歷三百里，莫有寒山一片石之愉快吾心，而山靈乃嫵然以此獻吾笑也。不亦可憐之甚哉！雖然，吾業已欲用不朽託諸峽山川，而天目也者，似有以需吾焉者歟。天目也者，其亦似有以知吾心焉者歟。故吾亦不得不不朽諸木，以慰其山靈之心已。

跋採蓮畫軸

宋畫樸明畫，宋絹粗明絹。宣和世珍，緝熙殿寶，審其爲道君御府物耳。顧予無畫學，未能識爲何人矣。玄宰精處如金，秀處如芙蓉，信然。祇十洲三島，不解何語。予則覺金陵鳳皇之勝，來集几席間哉。駝橐北負鼉浪東漂，亦何有緣於海外也。今則蓬萊鼉君所藏，鼉背上物哉。太史一語，豈不爲識乎。中間王遜之輩，不知其如何也。鼉君篤古好文，往來吾黨，予知此畫開生面，豈如五國城時乎。

跋阿林字

危州板三三
字陰字アリ

予嘗曰字者華物也夫不字則已人苟作字奚苦不
華乎獨恠海內書家爭求爲華而不可得焉是無它
故所目皆倭移乎習也夫字以代其言其用之鉅者
爲書牘一日之間目古法帖者一之目倭書牘者十
之辟諸衆楚之咻雖至敏慧之人安得不倭乎甚矣
哉傳書尊圓氏之流毒於海內也予持斯說者久矣頃者
獲張小兒阿林者所書字儼然華人哉混沌未鑿天
籟與游其皜然乎溫蠖塵滓之中者非耶吾聞阿林
六歲兒善書人聞其名爭索而不可得其父啗以菓
子餅餌屬誘之迺書書畢投筆輒便走街上跨竹馬

作五里霧芙蓉咫尺殆不可辨矣今閱此刻剔抉幾
盡頓復舊觀三峰宛然在人目睫豈不愉快乎滄溟
嘗謂不昧者心想當百年前爲子遷道

跋石丈山書蹟

國初時以詩鳴者莫石丈山若也予嘗得其真蹟依
然武人面目心竊陋焉及見此蹟乃有風流蘊藉態
又不書其詩書古博士家詩辭與和歌勝自運遠甚
豈亦隨所觀感而變歟是翁投硯業詩終隱不仕要
之有過人者於是乎益不堪時運之感吁享保乙巳
歲中秋日爲縣次公題

刻荀子跋

孟荀匹也。韓愈之喜孟猶且不得不以並稱者。以此至於宋儒。躋以媲仲尼。躋其書以媲論語。何肆也。明帝因之。布諸學宮。以爲功令。而後孔孟論孟爲天下公言。荀則以性惡見擯。又援李斯而逮累之。今學者遂唾其書弗顧。甚或至下比諸申韓諸家。又何冤也。夫性善性惡。仲尼所不道。何獨咎荀。若必以弟子累其師。則曾子之於吳起。其謂之何。大氏孟距仲尼。僅百有餘歲。猶或及七十子之門。而次近者爲荀。是皆游學齊魯之鄉。君子之澤。未斬。流風遺言。多存於其

書。可不徵諸。蓋其師弟子相承。親授口傳。要有不失其故者。豈若宋儒輩。臆斷于千載下者比哉。論其辭。洙泗之文。至孟已衰。荀乃有文焉者。然楚也。業胎乎漢。夷攷其旨。二子皆戰國說士也。分曹立異。以徇一世。亡怪其殊。孔氏之舊已。乃莊周所謂道爲天下裂者。何必取一而廢一焉。予嘗得墨子書。讀之。其所爲兼愛。大殊於宋儒所指斥也。於是乎喟然嘆久之。孟嘗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今不讀其書。而輒言之耳。食者又從而和之。豈不悲乎。予旣莫能勝彼。天下風靡之士。且欲人讀其書已。平安平元珪捐貲。

刻荀子是以嘉之世復有能梓晏墨諸子者予又將不辭操觚之數勞哉亭保乙巳十月望

題石叔潭搨帖後

玄宗八分別成一體豈古乎哉然自今視之乃古矣非元明諸家所及也滕東壁嘗上之木人鮮得搨法者遂冒蛛網叔潭乃搨之精工如華人之人平日無所事事其何以能爾人誠有不可測者邪

墨君微畫岳陽樓跋

予未識君微善畫數年前寄予扇頭畫蘭亦才士游戲筆墨常事予不以爲意也迨見此畫初則愕然疑

爲華人所爲非君微也覩落款而後信之然猶疑華人寧詎無同姓名者邪玩字迹審矣卷末有其兄中瀨君及數震菴跋益審矣訊之謂未嘗學畫亦戲筆耳嗚呼君微從予問文章之業勤讀書工詩夫思之所至志氣至焉志氣所至精神至焉精神所至莫不惟肖巧妙悉至煥如躍如文章之道爲爾予既識諸君微之詩矣見此畫愈益信其所以用誠哉君微之於詩悉洗倭人之習濯如加以聰慧之性又悉發其濯如者於丹青之際此畫爾予之不識畫初則疑之不亦宜乎卒之信之亦惟以文章之道爾豈能言畫

哉

跋摹梁楷蠶桑圖

海內以狩氏爲畫史之魁其初蓋亦衣鉢宋代矣數
十年來忽趨淡泊委靡頽落莫能極止可謂技之厄
已是歲春狩蘭藤公俾摹梁楷蠶桑圖以相示茂卿
愕然者久之曰非不能也不爲也孟子之言豈吾欺
哉雖然苟使無藤公督責渠安能辨之乎過此已往
狩家技庶其復初耶夫天下之事滔滔弗返失其本
真豈翅畫已噫今藤公湊三爲一亦尚初也茂卿既
不能覩原畫則不能言其肯否故止言之爾

跋萬尊者詩後

初覩尊者詩在我東方古今無兩不佞爲之吐舌矣
及讀此冊則不覺起座南嚮再拜廼中華縑流所無
假使金面老子從事風雅則不知其如何耳其它支
公休上人以下悉瞠乎後矣修多羅所謂淵才雅思
文中王要當屬諸尊者也



